

# “有人相伴的感觉很好”——告别婚姻，英国女性为何回归“合租生活”

文/贾晓静

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想必对合租感到厌倦——洗碗池里躺着粘糊糊的脏碗，下水道口缠着重重发丝；想睡个懒觉，隔壁弹簧床垫的吱呀声却没完没了……生活琐事让室友间争吵不断，也难怪人人都期待有朝一日独立过活。

叫人想不到的是，有幸独立出去的人们或许会在十几年后重归合租生活，这正是英国许多人面对的现实。由于独居的生活成本飞速上涨，不少人重新与朋友甚至陌生人共享起了厕所和洗衣篮——你也许想象不到，对于单亲妈妈或者离异女性而言，合租不仅代表着省钱，还代表着互相支持的全新生活。

## 让母亲更坚强：单亲家庭热衷合租



▲亚力山卓(左)、德文(中)与凯蒂一起居住在贝克郡一所住宅中。

30岁的博士生亚力山卓·琼森是来自丹麦的艺术家，儿子刚满4岁。与她合租的是33岁单亲妈妈凯蒂·布兰切，一家媒体制作公司的老板和创意总监，有两个孩子。房子里还有另一名租客，22岁的学生德文·杜比戴德。

亚力山卓与凯蒂有共同的遭遇：婚姻破裂，带着还不懂事的孩子，在伦敦举目无亲，对未来茫然无措。或许是这些相似之处让两人迅速结成了“合租联盟”。“我们刚认识就聊了合住的事儿，”凯蒂说，“介绍了各自的状况和喜好后，我们一拍即合。事实上，如果住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只雇一个保姆，省下很多钱。”

两个女人在伦敦东部的贝克郡一处公寓里安了家，一起装修，还把多出的一间客房短租给大学生德文创收。合租让两位单亲妈妈过上了以前不敢想的生活：办派对，周末烧烤，一起畅饮红酒。

“我们每周有一次烹饪日，大家一起做饭。这种生活很酷。”凯蒂说，“多数时候我们共进早餐，偶尔一位妈妈还能偷懒多睡会儿。晚上我们轮流与朋友见面或者购物，这可比一个人下班就赶回家带孩子幸福多了。”

大多数单亲家庭过不上这般惬意的生活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收入低微又带着孩子，就很难在伦敦安身。与要求多多且精打细算的妈妈相比，大多数房东更愿意租给无欲无求的单身客。亚力山卓批评“租房行业的歧视令人震惊”，“中介在办公室里询问各种隐私问题，大喇喇地指出我们都是单亲母亲，租房给我们会吓跑房东”。

为此，两人决定建立一个脸谱网(Facebook)社群，帮助单亲家庭找合租者，但这并不容易。“可供低收入者选择的房子很少，”凯蒂说，“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让单亲父母安心居住，挺起腰杆做人。”

为了帮助其他单身家庭，两人搬出了原来的居所，建起更大的合租屋。现在，那里居住着6个大人、两个孩子，其中一位是单身父亲，他的孩子周末过来小住。

在两位发起人看来，大型合租房能让单亲家庭“重获新生”，不仅有安全保障，还有潜在的好处。“孩子们一起成长，亲密相处。他们一起学习、玩耍、争吵，慢慢变成彼此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就像我们这些大人一样。”亚力山卓说。

## 合租社区兴起：为破碎的心找个温暖群落

68岁的安德鲁·普瑞、70岁的盖·埃里丝和61岁的简·斯托特都是单身的退休老人，同住的多塞特郡的“起点中心”里。作为英国首个合租社区，“起点中心”由一系列设备齐全的村舍组成，居民们分享美食，一起洗衣服、搞园艺，闲暇时在客厅里聊天或结伴购物。

“和20个知己同住，我们无须隐藏任何缺点。”谈起“同居”生活，安德鲁笑道，“来这以后我酒量变大了，但不用考虑酒后如何开车回家，方便得很。”

安德鲁兼任社区园丁，负责种萝卜、洋葱和芦笋，偶尔也当厨师。“我们每周有两次大餐，大家轮流下厨。我手脚利落，拿手菜是咖喱，人多



▲退休老人们在英国首个合租社区“起点中心”里一起过着田园诗一样的日子。

时会有50人一起上桌。”他说，“要不是住在协会资助的房子里，我付不起独居的房租。在这我得到了身边人的厚爱和支持，与他们为邻，我乐在其中。”

简过去与丈夫在伦敦居住，婚姻

破裂后加入了社区生活。“为了将来的稳定，我们需要重建社团。”她说，“合租是最佳的解决之道。”离婚已25年的盖搬进合租社团有10年了，对这里非常依赖，想要“一直住下去，直到寿终正寝”。但他承认，这里仍有些矛盾需要克服。“生活毕竟不是梦幻，这里的住客会无休止地讨论，面对问题左右摇摆，彼此间偶尔还会不愉快。更重要的是，尽管合住，我们还是需要私密空间。有时我会拉上窗帘，表示自己‘不愿发表评论’，其他人则是在门口挂一条围巾。这是我们保护隐私的方式。”

## 便宜的租房之道：成为“看房人”

45岁的露丝·斯塔福德在中学当纺织老师，38岁的马克·约翰逊是水电工程师，两人居住在洛奇代尔一栋闲置商业楼里，共同生活的还有另外6名住客。这些人有着共同的身份——看房人，他们共享厨房和卫生间，一起维护这座空荡荡的大厦。

自打告别学生时代，露丝便再未与人合住。把女儿抚养成人后，她跟丈夫离了婚，开始债务缠身的独居生活。不久前，终于还清债务的露丝准备开始新生，却被意外打碎了梦想。“我的车坏了，修车花光了积蓄，我想我再也无力支付这么多租金了。”

在网上了解到看房人一职后，露丝决定应试——一旦成功，便可以在大房子里住上几个月，甚至几年。看房人的职责是保持房子被使用，防止非法占用或管道被冻。作



▲也有年轻人热衷于和年长者合租。21岁的凯蒂·拉伊觉得，与58岁的温迪·维格(右)这样的长辈同住很靠谱，因为“要是和同龄人住在一起，难免夜夜笙歌”。

为回报，她能用较低的费用替代租金，找到安全经济的落脚处。这里的缺点是要自备家具，有时可能两周后便须离开。但露丝依然感到惊喜，因为“比想象中好太多了”。“我独自生活了一年，远离亲友，下班回家后便关上门不和别人交流。在这里，我回家会与邻居们喝点啤酒聊聊天。”

马克住过许多地方，包括修道院和老年康复中心。曾在部队服役的

他并不反感与人住在同一屋檐下。“我给人看房子，初衷是为了支付账单和还债。这里物价没有伦敦那么高，但要是租个两居室，加上煤气、水电费，每月最便宜也要八九百英镑(约合人民币7716~8681元)。当看房人的话，只要1/4的费用。我想人们对年长者合居的印象是一群流浪汉和迷途者混在一起，但他们都会吃惊的，因为我们都有全职工作，大多数单身，自力更生。”

露丝认为给别人看房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她正努力存钱，一旦遇到吉屋便会搬离。“朋友们对我看房反映不一，有些人觉得我脑袋被门夹了，也有人认为这是好主意。但我已经决定，如果将来买了房子，一定会收个租客。有人相伴的感觉真的很好。”

## 看世界 >>

### 保护女性“裙底”：韩国清剿偷拍摄像头

走进一间没人的女厕，49岁的朴光敏用检测器在马桶圈、卷纸架、门把手等能看到的都检测了一遍，“我的工作就是确保没有隐藏的摄像头偷拍女性。”

英国广播公司(BBC)报道，为防止女性被偷拍，韩国首都首尔政府设立了隐形摄像头探测队伍。根据警方数据，在首尔，偷拍犯罪从2012年的990起上升至2015年的3638起，通常，

作案者在交通工具、电梯或卫生间等场所通过放在鞋里、衣服里等隐蔽位置的摄像头进行偷拍，然后发布到线上群聊或是色情网站上去。

“这些犯罪中，大部分受害者是女性，给她们带来情感伤害。”南明熙说。和朴一样，现年47岁的南是首尔25个偷拍摄像头搜索队的队员。她们搜索公共区域以及更衣室、卫生间等私密空间隐藏的摄像头，同时发放传单，提

高人们的防范意识。不愿具名的女子称，她和朋友使用公共卫生间时都会有不安之感，受害者寻求警方帮助时，常被告知由于从网上删除照片和视频、关闭网站很困难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

首尔汉阳大学社会学教授认为性别不平等是根本问题。“如果这个社会问题不通过教育等来解决，那么女性被偷拍的问题也不会彻底解决。”